

《女影人生》——向韓國女導演致敬

《女影人生》的致敬對象是韓國電影史上第二位女導演洪恩遠，於香港藝術中心「韓女獨有戲：韓國女性獨立電影系列2023」的節目中放映。這齣電影最有趣的是其層層交疊的結構，重疊了虛構與現實，投射出數十年來韓國女性的社會身分。女導演申秀媛以一個虛構的女導演智婉為主角，追尋歷史中的女導演洪恩遠的身影。

文：賴勇衡

正步入更年期的智婉面對着人生的困頓。在事業方面，她在拍畢第三部作品後便無以為繼。在家庭方面，她與丈夫關係疏離，想當詩人的兒子則說要輟學靠她養。在健康方面，她也患上了婦科病，需要入院治療。這時候她接了一份臨時工，協助修復洪恩遠的電影《女法官》，由此串連起兩代女性電影工作者的故事。

洪恩遠與《女法官》

《女影人生》的導演申秀媛在2011年為MBC電視台製作紀錄片《帶相機的女人》（另譯《女性萬歲》），了解到洪恩遠的事跡。韓國第一位電影女導演是朴南玉，在1955年拍出了《寡婦》。洪恩遠首次執導的《女法官》則是1962年的電影。洪在日殖時期於滿州加入合唱團，認識了導演崔寅奎，由場記開始接觸電影工作，後來當上編劇和副導演。在《女法官》之後，洪只是執導了兩部電影《母親一人》（1964）和《誤解遺留下來的事》（1965）。《女法官》一度失傳，數年前才有一個殘舊的16mm拷貝出土，經修復後可於YouTube觀看。

《女法官》改編自一個女法官自殺的真實事件，但洪恩遠將之改寫為大團圓結局。女主角真淑苦學成才，成為了法官。醫生男友卻只想她當主婦，結果不歡而散。後來真淑與一個建築商的兒子結婚，卻帶來了更大的麻煩。戲中只有她的父親和家翁認同她在事業上的追求，身邊其他人不論男女，都因為她偏離了當時社會對女性的期望而不滿。真淑專注工作，事業有成，又得家翁寵愛，引起了丈夫、家姑和小姑的不滿和嫉妒，認為她應該留在家裏照顧丈夫，安守女性的「本分」。於是丈夫寧在情人家裏過夜，小姑則因為得不到父親的愛而怨恨日深。

這齣家庭肥皂劇在中段突然轉變為奇案片。建築商的母親離奇地喝了有毒的果汁身亡。一家人輪流接受警察盤問，真淑的家姑認罪，真淑卻感到事有蹊蹺，卸下法官的身分為其辯護，發現案中有案。最後真淑不單為家姑洗脫罪名，也在家人面前證明了，她的法律知識可以挽救家庭。如果在洪恩遠那個時代，韓國女性的事業與她的家庭往往有所牴觸，可能如現實中自殺的女法官一樣步向悲劇，《女法官》則以虛構的情節調和女性在事業與家庭之間的張力。

追尋女導演的影子

申秀媛在《女影人生》所說的，是今天的韓國女性仍然未能擺脫這種不平等的、源自社會期望的壓力。與《女法官》有所不同的是，智婉的丈夫感到不滿，不單單是因為她投身工作，而是因為她賺不到錢，又不願意當主婦。如果《女法官》中真淑的家翁欣賞她，是因為她達到了一個「成功」的社會地位，那麼智婉所承受的壓力是雙重的，因為她事業挫敗，在經濟和家庭兩方面都不符合別人的期望。

虛實交錯的《女影人生》取材於洪恩遠和申秀媛的真實經歷。申秀媛本是教師，34歲才轉入電影行，面對過有關年紀和家庭崗位的質疑。智婉是她在戲裏的影子；戲中她為了追尋拷貝中缺失的部分，探訪過洪恩遠的女兒、洪常常光顧的咖啡館，以及曾跟洪合作的剪接師。現實中申也曾訪問過洪的女兒、故友和工作伙伴。

影子是《女影人生》的關鍵意象。智婉偶爾會看到一個戴圓邊帽的女性身影，感覺詭異。她聽洪恩遠的女兒說，這本來是《女法官》中真淑的造型，後來洪恩遠把這服飾穿在自己身上。智婉偷偷地穿上這服裝，陽光在地上投射出同樣的倒影。幾翻轉折之後，智婉找到了失落的電影片段，其中戴着圓邊帽的真淑背向外鏡頭，在海邊抽煙。完成任務的智婉，後來在家附近又看到那個戴帽女子又長又斜的影子。鏡頭一轉，觀眾在遠鏡中看到這影子來自牆上的另一個影子。

這個其實是誰的影子？現存《女法官》影片中的真淑，以及網上看到洪恩遠的照片，都找不到這個戴帽的形象。那麼我們可以理解，這個造型連同上述「失而復得」的片段，都是申秀媛的創作。影子也有死亡和衰敗的意味。智婉看到那「鬼影」的停車場，也是一個女性鄰居在車上自殺之處。加上還有她自己的事業和健康的危機，那麼「鬼影」也可以是她心理陰影的投射。如果影子有「模仿」或「相似」的意思，《女影人生》在戲裏戲外便累積了多個層次的影子：現實中自殺的女法官、《女法官》中的真淑、歷史中的洪恩遠、《女影人生》中的洪恩遠和智婉，以及申秀媛自己，都在父權的陰影之下奮鬥。

電影也是一種影子。智婉拜訪剪接師時幫忙晾曬衣物，二人的影子投在白色被單上，預告了後來她們把這幅被單當成銀幕，觀看重新接回的《女法官》片段。這些殘片是在一所快將清拆的舊戲院中找到的。當放映廳開門的時候，戶外的日光會把戲院門外的人影投射到銀幕上，如放電影一般。

####

《女影人生》劇照（網上截圖）

《女影人生》劇照（網上圖片）

《女影人生》的致敬對象是韓國電影史上第二位女導演洪恩遠，於香港藝術中心「韓女獨有戲：韓國女性獨立電影系列2023」的節目中放映。這齣電影最有趣的是其層層交疊的結構，重疊了虛構與現實，投射出數十年來韓國女性的社會身分。女導演申秀媛以一個虛構的女導演智婉為主角，追尋歷史中的女導演洪恩遠的身影。



文·賴勇衡



《女影人生》劇照（網上截圖）

劇透紙背

《女影人生》——向韓國女導演致敬

正步入更年期的智婉面對着人生的困頓。在事業方面，她在拍畢第三部作品後便無以為繼。在家庭方面，她與丈夫關係疏離，想當詩人的兒子則說要繼承家業。在健康方面，她也患上了婦科病，需要入院治療。這時候她接了一份臨時工作，協助修復洪恩遠的電影《女法官》，由此串連起兩代女性電影工作者的故事。

洪恩遠與《女法官》

《女影人生》的導演申秀媛在2011年為MBC電視台製作紀錄片《帶相框的女人》（另譯《女性萬歲》），了解到洪恩遠的事蹟。韓國第一位電影女導演是朴南玉，在1955年拍出了《寡婦》。洪恩遠首次執導的《女法官》則是1962年的電影。洪在日殖時期於濟州加入合唱團，認識了導演崔寅奎，由場記開始接觸電影工作。後來當上編劇和副導演。在《女法官》之後，洪只是執導了兩部電影《母親一人》（1964）和《誤解遺留下來的故事》（1965）。《女法官》一度失傳，數年前才有一個殘存的16mm拷貝出，經修復後可於YouTube觀看。

《女法官》改編自一個女法官自殺的真實事件，但洪恩遠將之改為大團圓結局。女主角真淑苦學成才，成為了法官。醫生男友卻只想她當主婦，結果不歡而散。後來真淑與一個建築商的兒子結婚，

卻帶來了更大的麻煩。戲中只有她的父親和家翁認同她在事業上的追求，身邊其他人不論男女，都因為她偏離了當時社會對女性的期望而不滿。真淑專注工作，事業有成，又得家翁寵愛，引起了丈夫、家姑和小姑的不滿和嫉妒，認為她應該留在家裏照顧丈夫，安守女性的「本分」。於是丈夫專在情人家裏過夜，小姑則因為得不到父親的愛而怨恨日深。這齣家庭肥皂劇在中段突然轉變為奇案片。建築商的母親離奇地喝了有毒的異汁身亡。一家人輪流接受警察盤問，真淑的家姑認罪，真淑卻感到事有蹊蹺，卸法官的身分為其辯護，發現案中有案。最後真淑不單為家姑洗脫罪名，也在法庭面前證明了，她的法律知識可以挽救家庭。如果在洪恩遠那個時代，韓國女性的事業與她的家庭往往有所抵觸，可能加現實中自殺的女法官一樣步向悲劇，《女法官》則以虛構的情節調和女性在事業與家庭之間的張力。

追尋女導演的影子

申秀媛在《女影人生》所說的，是今天的韓國女性仍然未能擺脫這種不平等的，源自社會期望的壓力。與《女法官》有所不同的是，智婉的丈夫感到不滿，不單單是因為她投身工作，而是因為她賺不到錢，又不願意當主婦。如果《女法官》中真淑的家翁欣賞她，是因為她



《女影人生》劇照（網上圖片）

達到了「成功」的社會地位，那麼智婉所承受的壓力是雙重的，因為她事業挫敗，在經濟和家庭兩方面都不符合別人的期望。

虛實交錯的《女影人生》取材於洪恩遠和申秀媛的真實經歷。申秀媛本是教師，34歲才轉入電影行，面對過有關年紀和家庭崗位的質疑。智婉是她在戲裏的影子；戲中她為了追尋拷貝中缺失的部分，探訪過洪恩遠的女兒、洪常常光顧的咖啡館，以及曾跟洪合作的剪接師。現實中申也曾訪問過洪的女兒、故友和工作伙伴。

影子是《女影人生》的關鍵意象。智婉偶爾會看到一個戴圓邊帽的女性身影，感覺詭異。她聽洪恩遠的女兒說，這本來是《女法官》中真淑的造型，後來洪恩遠把這服飾穿在自己身上。智婉偷偷地穿上這服裝，陽光在地上投射出同樣的倒影。幾翻轉折之後，智婉找到

了失落的電影片段，其中戴着圓邊帽的真淑背向外鏡頭，在海邊抽煙。完成任務的智婉，後來在家附近又看到那個戴帽女子又長又斜的影子。鏡頭一轉，觀眾在遠鏡中看到這影子來自牆上的另一個影子。

這個其實是誰的影子？現存《女法官》影片中的真淑，以及網上看到洪恩遠的照片，都找不到這個戴帽的形象。那麼我們可以理解，這個造型連同上述「失而復得」的片段，都是申秀媛的創作。影子也有死亡和衰敗的意味。智婉看到那「鬼影」的停車場，也是一個女性鄰居在車上自殺之處。加上還有她自己的事業和健康的危機，那麼「鬼影」也可以是她心理陰影的投射。如果影子有「模仿」或「相似」的意思，《女影人生》在戲裏戲外便累積了多個層次的影子：現實中自殺的女法官、《女法官》中的真淑、歷史中的洪恩遠、《女影人生》中的洪恩遠和智婉，以及申秀媛自己，都在父權的陰影之下奮鬥。

電影也是一種影子。智婉拜訪剪接師時幫忙晾曬衣物，二人的影子投在白色被單上，預告了後來她們把這幅被單當成銀幕，觀看重新接回的《女法官》片段。這些殘片是在一所快將清拆的舊戲院中找到的。當放映廳開門的時候，戶外的日光會把戲院門外的人影投射到銀幕上，如放電影一般。

♀♀